

## 從《得撒洛尼前書》與《得撒洛尼後書》看「主的日子」

王藝蓓

保祿的末世思想不單是研究其神學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就單從末世論的範疇而言，它也是研究新約末世論的重要參考資料。保祿末世思想涉及多方面的，當中包括主的來臨、復活、審判、光榮等課題，可是它們並非有系統且緊密地組織起來，相反，它們是散落在保祿的各書信中。當學者們研究這些散落在不同書信中的末世思想時，部份學者認為保祿的思想在傳教期間有明顯的改變，以造成書信中的思想有差異，甚至有矛盾的情況出現，就連同屬保祿早期書信的《得撒洛尼前書》和《得撒洛尼後書》也不例外<sup>1</sup>。保祿在信中教導團體有關「主的日子」的教義時，其表達的思想也有不協調的現象出現。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不同的末世觀出現？這和保祿本人的救恩觀有沒有關係呢？

### 《得撒洛尼前書》和《得撒洛尼後書》中的「主的日子」

---

<sup>1</sup> 雖然《得撒洛尼後書》的作者真實性和成書年份備受質疑，但由於當中的論據未算有力，故筆者以傳統的說法為較可取，視《得撒洛尼後書》是出自保祿，與《得撒洛尼前書》是同期作品。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香港：天道書樓，1990），頁 26-34,44-48。

保祿並沒有一套有系統，且完整的神學著作，有關他的神學思想主要資料來源便是他對信徒的宣講和指導。保祿會因著不同的情況、對象，以及面對的問題而提出相應的教義指導，同樣地，在面對得撒洛尼團體對「主的日子」——基督再來<sup>2</sup>——所產生的疑慮和困惑，保祿以得前 4:13-18 及 5:1-11，以及得後 2:1-12 向他們講述有關「主的日子」的教義。

## 「主的日子」與亡者

末世話題的打開，是因為得撒洛尼團體憂慮那些已逝世的信徒<sup>3</sup>，不能分享主再來時的光榮。信徒們有這樣的擔憂，可能是因為受到舊約和異教的傳統思想影響，認為人是以靈魂和肉身的完整狀態進入天國的，所以人必須處於生存的狀態才可以進入天國<sup>4</sup>，這樣的思想導致團體憂慮那些已亡信徒被拒於分享主的光榮。

- 
- 2 保祿在《得撒洛尼前書》第五章中以傳統啓示言詞強調基督再來的日子是「主的日子」。所謂「主的日子」是源自舊約的觀念，它是指主審判人，賞善罰惡的日子，由於在新約的時代，信徒已知道基督是天主子，因此視「主的日子」為基督再來臨，行審判之日。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前書》，（香港：天道書樓，1994），頁 384-385。Joseph Plevnik, *Paul and the Parousia: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7), p.103.
  - 3 「關於亡者，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得前 4:13），「亡者」一詞在原文是那些期待著主再來的已亡信徒，所以這部份的教義對象並不是泛指所有的亡者。可參閱 Joseph Plevnik, *Paul and the Parousia: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p.68.
  - 4 Joseph Plevnik, *Paul and the Parousia: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p.83.

首先，保祿在信中提醒信徒不應像其他沒有望德的人一樣憂傷，認為死亡是一切的結束，所有人在死亡面前都是絕望、無助的，就連同已亡的信徒也必被拒於救恩以外。保祿重申既然信徒相信基督死而復活的事實，成為了有望德的人，那麼便與主再來的日子有著與其他人不同的關係。那些已亡的信徒在那日子是會被天主「領」回，與基督一起來，所以他們在「主的日子」中是有份的。（得前 4:14）。

保祿除了指出那些在基督來臨前死去的信徒，會在「主的日子」復活外，他更進一步「照主的話」告訴團體那些已亡的信徒如何參予「主的日子」<sup>5</sup>。保祿指出到了那日子，基督會親自從天降下，已死的信徒便會先復活，與光榮的基督一起回來，然後再與生者，即「活著還存留」的人一起被提到象徵天主大能的雲彩上迎接主。「存留」有遺民的意思，是指那些因著基督而獲得拯救的人，而這裡正是指保祿和其他仍活著的信徒，他們會和那些藉著復活而回到現世的已亡信徒一起離開現世，被提升到更高的新生命中，永遠和主在一起。

---

5 保祿強調這些事是「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但卻引起部份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是保祿將自己的說話放在基督的口中，藉此加強這話的權威性。然而，這質疑是不合理的，因為「照主的話告訴你們這件事」這句話是舊約中的標準語，是表示話語內容是來自神視，是先知性的說話，所以這話既非出自保祿自己，更非出自基督，而是來自天主的啓示，可參閱 Joseph Plevnik, *Paul and the Parousia: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pp.78-81,90-93

保祿在這裡不單只說明那些已亡的信徒，因在世時信仰了基督，從而分享了主基督的生命，所以到了「主的日子」時，能藉著基督而復活，和活著的信徒一起分享「主的日子」的光榮。他更指出在「主的日子」這件事上，活著的不是比已亡優越，因為活著的他們仍要等待那已亡的復活後，才會一起被接到天上，分享天主的光榮。

### 「主的日子」的日期

信徒們除了關心亡者在「主的日子」的處境外，更關心自己能否活著遇見這日子，因為基督再來與最後審判可說是他們的信仰和希望，信友相信在末世時刻可分享基督的光榮(得前 3:12)，所以他們希望這日子能迅速來到，甚至可以在他們活著時便來臨。因此，他們便向保祿查詢「主的日子」的確實日期。

保祿強調得撒洛尼信徒早應「確實知道」主來臨的確實日期是不可預見的(得前 5:2)，他甚至認為關於這日子的日期沒有甚麼需要告訴他們。保祿指出「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盜賊一樣突如其來地走進這個世界；它也會在人以為自己身處於安全無事當中時，帶著滅亡猝然來到他們身上，把大家嚇至措手不及；它更如同「生產的痛苦」，縱使懷孕者明知這劇痛必會降臨在自己身上，但是對於它的來臨無法預測，也不可逃避。但要注意的是，保祿在《得撒洛尼前書》5:3 提到的「人」，並非泛指所有人，而是獨指那些不信主的人。由此可見，「主的日子」是不可預

見、突然的和不可逃避的，並且是帶有危險、罪惡和痛苦<sup>6</sup>。

雖然「主的日子」是突然而來的，但保祿安慰得撒洛尼團體的信徒不用擔心，因為這日子對他們來說不是「盜賊」、「滅亡」和「痛苦」。這突如其來、令人措手不及的滅亡與痛苦，是不會發生在信徒身上的。保祿的意思並不是指「主的日子」不會突然降臨在信徒身上，而是指「主的日子」來到時，信徒的反應及結局是有異於那不信主的人。「主的日子」的災難只會來到那些不信主的人的身上，因為他們是身處於黑暗之中，相反，信徒已蒙天主從黑暗中拯救出來，所以「主的日子」不會像黑夜的盜賊為脫離了黑暗的信徒帶來痛苦。

保祿稱信徒為「光明和白日之子」，「光明」令人想起基督，而信徒因為已蒙主揀選了，所以已生活於光之中，而不像其他人是活在黑夜中（得前 4-6）。「白日」是與「黑夜」相對的，是代表「主的日子」，而信徒被稱為「白日之子」，這便代表了「主的日子」是他們，他們會分享那日子的榮耀，並活在主的榮耀中。保祿在這裡用了「黑夜」、「喝醉」、「睡覺」來描述其他人，目的是與信徒作一個對比：信仰基督的人與不信基督的人是屬於不同類型，身處不同情況的。「我們不當像其他的人一樣貪睡，卻當醒寤清醒，因為人睡覺是黑夜睡覺，喝醉的人是黑夜

---

6 Joseph Plevnik, *Paul and the Parousia :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pp.103-106.

喝醉」他的意思是指不信主的人不能保持清醒，容易失去理性；相反信徒卻屬白晝的，表示他們能保持理性，對身邊一切保持醒覺。最後，他再次強調「主的日子」是會突然來到的，所以信徒應常醒寤，在現世要積極地生活和愛主愛人（得前 5:1-11）。

## 「主的日子」的預兆

雖然說主來臨的日期是不可知，但保祿卻在《得撒羅尼後書》中提到「主的日子」來臨時是有預兆的，那便是「必有背叛之事，那無法無天的人，即喪亡之子必先出現。」（2:1-12）。

保祿清楚指出基督再來之前，必定會有背叛之事發生，有很多人公然違抗天主的旨意，與天主對抗。而在背叛之事發生的同時，還會有行事無法無天的人出現。這人目無天主的法律，違背天主的律法，主動與天主為敵，因此保祿又稱他為「喪亡之子」。「喪亡」一詞並不是指肉體的「死亡」，「喪亡」是與「生命」、「得救」相對的，所以「喪亡之子」是指完全沒有得救盼望的人<sup>7</sup>。保祿更提到無法無天的人會高舉自己，自認為高於一切被稱為神的神，以及受世人崇拜的物件。要注意的是有部份的學者認為這裡提及的神可能不包括天主在內，它只是指當時異教

---

<sup>7</sup> 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頁 170-172。

徒所敬拜的神祇<sup>8</sup>。而他那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行為是為與天主看齊，甚至希望能「坐在天主的殿中」，篡奪天主的地位，以天主自居<sup>9</sup>。

這人依靠撒殫的力量來臨，並且具有撒殫所賦予的能力，能做出許多奇蹟異事，以欺騙人相信他們（得前 2:9），但他所作的事全都與基督所行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至於欺詐的對象，保祿清楚地指出是那些正要步向「喪亡」的人。這些人主動拒絕接受使人得救的真理，因此天主「使一種錯誤的信念在他們身上運行，叫他們相信荒謬」。保祿的意思是這些喪亡的人先拒絕真理，甘心選擇了邪惡，以致失去了判斷對錯的能力，撒殫便乘機以詭計矇騙他們，而天主亦對他們不接受真理而作出了裁判，這就是任憑他們繼續在這邪惡的境況中，讓這錯誤的能力在他們身上行動，故此他們便相信了這些荒謬。

保祿亦同時強調這無法無天的人現在被一阻力箝制著，所以仍未出現，但他的罪惡陰謀，即反基督和福音的活動已暗暗地展開了，它的效能並不會因那人不能出現而失效。陰謀的實踐正是為那將要來的無法無天者預備道路，只要那阻止者撤退後，無法無天者便可出現。對於那位「阻止者」的身份，學者們各有不同的見解，有人視之為正義的，亦有人視之為邪惡的；有人認為是抽象的代表，

---

8 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頁 174-175。

9 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頁 178-182。

亦有人倡議它是具體存在的人物。但在眾多的解釋中，以天使為阻止者的身份較為可能<sup>10</sup>。天使受命於天主，阻止無法無天者出現，直至「阻力」——福傳的工作完成後，「時辰」便來到，他便會撤離，讓無法無天者出現。

保祿並沒有提到無法無天者出現時世界會發生的事，他只提到無法無天者會以奇蹟欺騙人，所以那時可能會發生第三節提到的背叛之事。保祿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這無法無天者的最終結局——他會被基督「以自己口中的氣息」殺死，「以自己來臨的顯現」消滅。學者們認為基督口中的氣息就如主的「噓氣」般，是有主的能力的，像一件鋒利的武器把對方殺死。基督也因著他來臨的顯現而獲得即時性的勝利。因此，無法無天者出現之時，也就是「主的日子」的來臨，以及無法無天者被消滅之日。

保祿在《得撒洛尼後書》中，明確地指出了基督再來前必定發生的事：有公然與天主對抗的事情發生，並有無法無天者的出現，以撒殛的能力行假奇蹟異事，以欺騙那些因拒絕真理而快喪亡的人。然而保祿強調當這人出現時，基督便會再來消滅他。雖然現有一阻止者阻止著這無法無天的人出現，但保祿亦同時提醒團體他的陰謀已展開了。

---

<sup>10</sup> 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頁 202-211。



## 保祿思想的改變？

就如學者所言，保祿在《得撒洛尼前書》與《得撒洛尼後書》中講述有關主的地日的教義並不相同。保祿在《得撒洛尼前書》中提出「主的日子」是不可預知，是突然來到的，而且在他與信徒的言論中，我們亦不難發現保祿和得撒洛尼教會的信徒都相信這日子離他們並不遠，他們都相信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遇見這日子。至於在《得撒洛尼後書》中，雖然保祿並沒有否定「主的日子」的突然性，但卻告訴信徒在日子來臨不是立時的，而它來臨前會有一些事情發生。這樣，「主的日子」的來臨被推遲了，而這些預兆的出現，亦減低了它的突發性，使它變得可預計的。

為了解釋這個現象，學者們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sup>11</sup>，當中有學者認為兩書內容的不協調，甚至矛盾是由於不同作者造成的<sup>12</sup>，但筆者早在本文的開首排除了這見解。此外，亦有學者認為是由於保祿面對的情況改變了，所以對「主的日子」的了解也有了改變。他們指「主的日子」的延遲，以及信徒的逝世都是造成思念改變的主要原因，導致保祿將「主的日子」的期盼減低了，甚至是放棄了這份

---

11 而這些意見可總括為兩個不同的取向：或從保祿本人的思想發展出發，解釋其思想如何改變；而另一取向則是接受這些差異，並作進一步解釋為何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如何並存。

12 C. Marvin. Pate, *The end of the age has come : the theology of Paul* (Grand Rapids, Mich. : Zondervan Pub. House, 1995), p.222.

望<sup>13</sup>。綜觀大部份的學者，都是認為保祿因著不同的原因，導致對末世的思想有新的改變<sup>14</sup>，然而筆者卻認為要解釋這些思想不協調的情況，也可以從「並存」的角度出發，意即嘗試接受兩書內的「主的日子」思想是同時並存的<sup>15</sup>。其實只要從保祿對救恩史的理解出發，便不難發現導致內容不協調的原因，純粹是因為保祿按當時的需要，選擇表達「主的日子」的不同幅度。

保祿本人對救恩史的理解，與傳統的希伯來的歷史觀並不相同。希伯來的時間觀是一個漸進的時間觀，歷史會隨時間不斷向前發展，由創造直到最後審判，一切都會按上主的計劃，由「現在」進入「那要來的將來」。由於以民相信到了「那要來的將來」時，現在所有的不公義、痛苦都會受到正義的審判，所以部份人便將這時期和默西亞的到來相連，稱這新時期為「默西亞時期」。保祿原來也可能有這思想，認為「現在」是較次等的，那將要來的才是圓滿。但基督復活的啓示卻改變了他的思想，他的復活表示了末世時期的開始，圓滿時期的到來，只是最終的圓滿結局尚未來到，所以這末日的時期是未完整的。只要到了基

---

13 C. Marvin. Pate, *The end of the age has come : the theology of Paul*, pp.219-222.

14 C. Marvin. Pate, *The end of the age has come : the theology of Paul*, pp.218-225.

15 對觀福音記載耶穌的教訓中，關於「主的日子」言論也不協調，或矛盾的思想並列出現的情況（路 17:22-37,21:5-36；谷 13:28-31,32-37；瑪 24:1-51）。可參閱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頁 24-25。

督再來臨的日子，所有逝世的人才復活，最後的審判才出現，這末日時期得到真正的圓滿。因此，在我們的救恩史的時間線上，默西亞事件只是中點，它讓末世時期在現在開始了，而後來還會有一個最後點，那便是他的再臨，目的是為結束「現在」，使末日時期得以圓滿。所以「基督來臨」與「基督再來」這兩件事件，事實上是同時發生在「現在」和「新時期」的重疊時間上，因此保祿認為末世既有已經開始的幅度，同時也有尚未完成的幅度<sup>16</sup>。

同樣的，只要我們按保祿對末世的理解去看這兩封書信中關於「主的日子」的言論時，便會發現它們彼此並沒有矛盾，保祿只是將末世時期的「已經」幅度與「尚未」的幅度，在兩封書信中以不同的比重表示出來。在《得撒洛尼前書》中，他較強調末世時期的「尚未」幅度，指出最後、圓滿的「主的日子」的迫切性，以及它的不可知。他在勉勵信徒要以醒寤的態度期待「主的日子」來臨時，並安慰在磨難中的信徒，「主的日子」會為他們帶來正義的審判。保祿選擇強調「主的日子」那「尚未」的幅度，是為回應當時得撒洛尼的信徒對它的關注：他們期待最後的審判，等待能圓滿地分享主的光榮，這正正是對那「尚未」幅度的渴求。不過，保祿並沒有忘記提醒信徒「主的日子」早在基督復活的事件中開始了，他們已因信仰基督而成為

---

16 James D. G. Dunn,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Pub., 2006), pp.462-465.

了「白日之子」，分享了天主的光榮，只是他們仍要在「已經」中，等待那圓滿的「尚未」出現。

至於在《得撒洛尼後書》中，雖然保祿仍指出「主的日子」是尚未出現，但他花了較多的筆墨去講解末世時期「已經」的幅度。他提到在「主的日子」來臨前會有預兆發生，而這些預兆其實在基督復活時已經開始出現了。因此，這些預兆屬末世時期「已經」和「可知」的幅度。保祿寫《得撒洛尼後書》時，教會團體正面對很多有關「主的日子」已來臨的謠言，所以保祿強調「主的日子」的「已經」幅度，指出他們已活在當中，先兆都已經出現了，但他同時也指出喪亡之子尚未現身，所以最後的日子尚未來到。他希望信徒能對這些預兆保持醒寤，以恰當的態度期待「主的日子」。

兩書中有關「主的日子」的言論沒有構成矛盾，除了是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末世的兩個幅度外，只要仔細思考，我們也不難發現《得撒洛尼後書》中「主的日子」的預兆不可能和《得撒洛尼前書》的不可預知構成矛盾的，因為這些預兆都是屬於默示式的文學體裁，它們實在無助於預測「主的日子」的確實日期。這些預兆只是向我們顯示出在這個「主的日子」的時期中，信主的人與不信的人之間的發展，主的日子依然可以突然來臨。

## 總結

保祿有關末世教義的言論可以說是千變萬化的，但總是圍繞著「已經」、「尚未」的幅度而發展，所以兩書中有關「主的日子」的教義並沒有矛盾和不協調，更不能以此證明保祿的末世思想受到其他因素影響而有所改變。構成兩書中思想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兩書在思想的表達上，擔當了兩個幅度中的不同角色。事實上，這種「已經」、「尚未」的張力普遍地存在於其他與末世論有關的議題上，例如審判、復活、死亡、天國等，以致相關的教義在不同的書信中有著與《得撒洛尼前書》《得撒洛尼後書》一樣不協調的情況。以《得撒洛尼前書》為例，當中提到已亡信徒分享主的光榮的問題時，保祿偏向「尚未」的幅度解釋<sup>17</sup>，但在《格林多人後書》5章6-10節中，保祿卻說因著基督的復活，信徒可以在死後立即分享主的榮耀，末世的張力便再次出現了。所以筆者認為雖然我們不可能對「主的日子」圓滿的掌握，但如果能從兩個幅度去了解保祿的末世觀，這多少也有助於我們去迎接那最後的日子。

---

17 這思想同樣出現於《格林多人後書》5章1-5節

参考：

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前書》。香港：天道書樓，1994。

馮蔭坤，《帖撒羅尼迦後書》。香港：天道書樓，1990。

*Dictionary of Paul and his letters.* Downers Grove, Ill.  
Leicester, Eng.: Inter Varsity Press, 1993.

Dunn, James D. G. *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  
Grand Rapids, Mich. : William B. Eerdmans Pub., 2006.

Pate, C. Marvin. *The end of the age has come : the  
theology of Paul.* Grand Rapids, Mich. : Zondervan Pub.  
House, 1995.

Plevnik, Joseph. *Paul and the Parousia : an exegetical  
and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 Peabody, MA :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7.